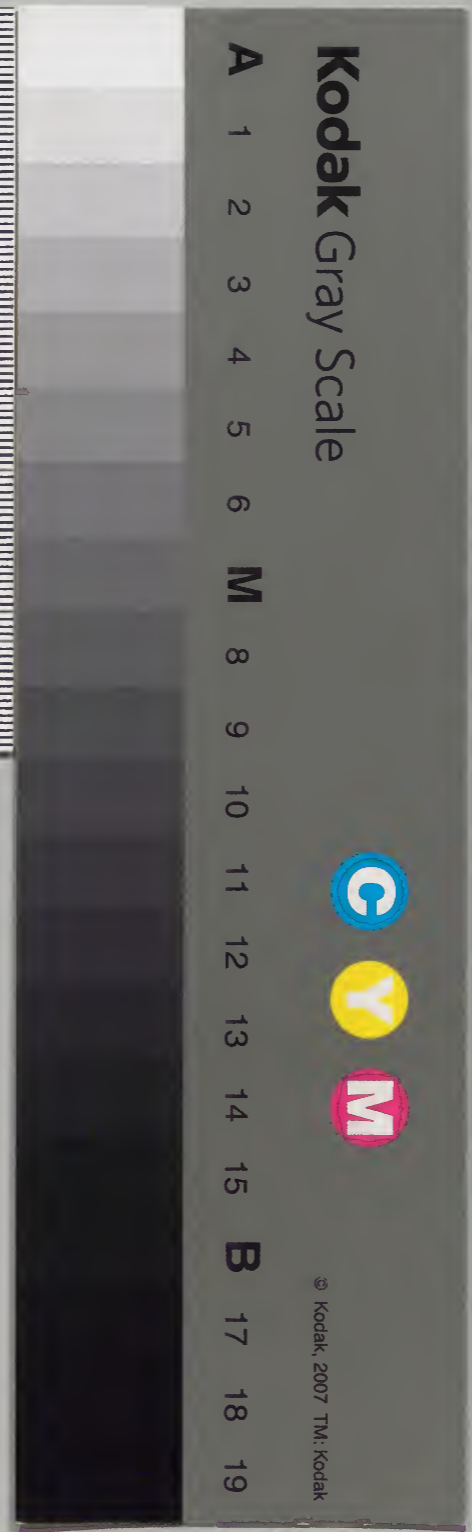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四八五七類
 三七七號
 四册架函

四八五七
 三七七
 二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857
 册數 4 (1)
 函號 273 25

273-25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翼傳合序

考亭之學一再傳後惟新安尤盛父兄師友各自名家若玉齋雙湖父子其最著也雙湖名一桂字庭芳領宋景定甲子鄉薦入元隱居著書以閩爲文公講學之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勿軒游與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哀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註及啓蒙翼傳二書論者謂其得朱子源委之正勿軒嘗謂之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書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惜先生僅成此二書及書說詩傳附錄纂註而他書竟未及爲也嘗觀漢人經學各有師法

肅齋
館印



此章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餗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著其流派咸有條理近代經學至朱子而得其歸若節齋蔡氏槃澗董氏之於易九峯蔡氏之於書傳貽輔氏之於詩清江張氏之於春秋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皆朱子嫡嗣也再傳而後懷孟金華新安鄱陽其傳益著其派益廣苟能為之稽其授受別其源流使後之學者知淵源之有自豈不為明經者之一助乎今世通經學古之士必有繼而為之者尤予所望也

康熙丁巳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上經第一

朱子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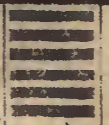
新安後學胡桂附錄纂註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衷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附錄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文王後來重之復孔氏之舊云邪抑伏羲已自畫了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伏羲已有六畫矣如何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已上但以此六畫而无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銖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義剛又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正是筮占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煇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爻辭中多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錄古文

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其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書澤州所刊古易後

質也

質也原事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為質也爻者效也效事物之時而動也



乾元亨利貞

大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

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畫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附錄

問陽一陰一如何曰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乾只

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之氣坤便有開闔人傑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乾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大而無間斷故曰大生坤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兩箇之聚其闢也兩箇之開這中間便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虧不可盈兩箇方做得一箇輝天地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數便在其間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也錄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使天有一時息地須落下去緣他運轉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傳言之下文天之象不易之句亦然坤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預言之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不得不預言也道夫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為天至順為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淵問六十四卦名曰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井鼎之類問不知是伏羲名抑文王所立曰不可考錄問卦下之辭為彖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同上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道夫易中多言貞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貞時舉或謂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

意思只是不可以為真而固守之道夫 **纂註**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

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

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

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 **附錄** 七

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

得之耳以圖書論之虛中為太極奇偶各二十為兩儀而為四象者圖之一合

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以畫卦言之自

太極生兩儀一為陽二為陰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陰之

上生一陽謂之少陽生一陰謂之太陰四象既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

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以揲著論之參天兩地而倚數奇

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

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九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

三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六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兩三一而為八則其過

揲者四八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一三兩二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七而為二

十八矣又曰七八九六 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

辨其 或專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九六至

于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著卦考誤曰陽進陰退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

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凡占所以用九六而不

用七八蓋取其變也答方 **潛龍勿用** 是自家未當出之時須韜晦方始无

咎若於此而不能韜晦必須有咎賀孫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

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

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以下便就事上指說了然會看底會得卦文本意却不妨

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托說不惹着那事

包含說是說箇象在箇裏而无所不包也錄又曰初九潛龍勿用只是取象戒

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 **纂註** 程子曰理无形也

用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勿用試討箇人來看個 **纂註** 故假象以顯義乾

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

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

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

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

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 **附錄**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

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

吉義剛其他爻象占者當之唯九二見龍人 **纂註** 程子曰田地上也出見地

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主占者做客淵 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

舜之佃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 **九三君子終日**

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文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

君子指占者而言言紀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附錄

九三此文才剛位危須着乾乾夕惕若厲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也此文大意只是如此祖道厲无咎是一句它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厲多是陽爻說淵无咎

是上不至於吉下不至於凶正恰好處輝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以其觀之母問聖人與凡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若止以舜當

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淵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

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德明九三不言象亦不可曉

若說龍時這亦早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淵

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愚謂乾文皆言龍獨三不言龍蓋初二為地地則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龍之下位五上為天則龍之上位三四為人人位則非龍之所據三乃人道之首故繫之君子而以德言四將離乎人位故可

以躍言矣况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蓋乾乃陽之性龍特陽之象不言其象而兩言其性

謂之非龍可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者上空下洞深味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

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

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得便上天去不得也

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也

只聽天時了銖或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否曰看易不可恣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

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邪去偽

纂註 程子曰舜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

者在上的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附錄 大祖一日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

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說得最好銖通論二五兩爻此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

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占得此則只為利見九二之大人爾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臣若九二之人

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銖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不知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

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何

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賀孫 氏曰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

君也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爻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

理勢如此又云當盛極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否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酪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賀孫

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

用九見羣龍无首

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

附錄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東北喪朋之意未當得九未在這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蓋

是說變淵尺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蓋為是卜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銖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尤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砥伯豐問如何便是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纂註

蔡氏曰羣龍六龍也六爻皆老陽則曰只是无首所以言牝馬之貞砥

首為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

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附錄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必大問牝馬取其柔順行健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銖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銖大

纂註

程子曰乾坤德同而貞體異乾以剛固為貞西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東北不得地自然喪朋

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蔡氏曰乾貞剛健專○愚謂彖辭文王固坤貞柔順承從又曰先迷陰无首也後得主利陰從陽也○所作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八卦之位也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美里之囚邪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今觀自利牝馬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所以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初六履霜堅而下可以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為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冰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

附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於象中矣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履霜堅冰不著占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也通論乾初九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顯子

纂註

蔡氏

曰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堅冰陰氣盛極也霜之積則必○愚謂堅冰有堅冰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陰盛上象六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附錄

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

故其直止是一定輝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文蔚六二直方大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精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位破了體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爻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淵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

纂註

徐氏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附錄

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淵錄

纂註

徐氏曰成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居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

六四括囊无咎

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附錄

問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道夫坤六四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雖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附錄

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言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賀孫通論乾九五文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發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潑發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必大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它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

附錄

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程子曰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五尊位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弄弄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可知

附錄

徐氏曰龍陽象野極外之地上象陽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思

通論乾上九爻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则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了必大

附錄

大陰小陰本不能與陽爭六陰已窮于上十月之卦也至此陰盛陽微故爻稱龍戰于野說卦又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驗諸氣候而可見血傷也玄陽也黃陰也陰陽既爭則皆不能无傷故又有其血玄黃之象也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只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

附錄

通論乾坤二用用九用六當從歐公為撰者變卦之凡例蓋陽亨云文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文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

附錄

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爻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說可以見其一隅也

附錄

答虞大中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元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是一元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永貞坤本卦固有元亨變卦却无淵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曰二用无

附錄

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也六虛者即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无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也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附錄

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如云先迷後得先迷无首也後得後則有獲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无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爾又曰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淵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

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甲也其卦以震遇坎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貞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貞但未可遽有所往爾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附錄 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文之義為成卦之主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人為民歸往之象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只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他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錄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會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

筮註 程子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愚謂屯卦自二至四有互體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之坤故取建侯象國語司空

季子為晉公子重耳占得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桓難進

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貞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附錄** 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利建以為侯也也爻辭專言一文所謂侯者乃其自己也道夫**筮註**

徐氏曰或問利建侯彖曰不寧宜急爻言磐桓宜緩何也曰彖主建侯者而言將賴以濟也不可不急爻主為侯者而言既建已為侯自當審固根本相時而動乃能濟屯不容不緩○愚謂屯卦惟初九一文最重故卦辭六二屯如道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所謂利貞利建侯惟初九爻當之

六二屯如**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爾但已守貞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筮註** 徐氏曰愚聞之師曰易之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筮註** 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為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得譽命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

故貪求陽欲乘陰則妄行故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錄若不舍而往是致吝之道這道理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賀孫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屯不能

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眾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也

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貞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亦不免於凶

中正之位弗及之矣程子曰人君之屯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去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漸正之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僖昭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
血漣如

血漣如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矣○愚謂說卦震坎稱馬蓋本諸此曰馬足曰美脊以初中二陽名屯坎上賀孫震下故爻多馬象二乘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若三文乘馬皆稱班

如而上獨泣者以時當屯難宜班如而不可速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上坎下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

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我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

之自養又皆利於以貞也

之意是指心下鵲突輝問分人我說筮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占同否曰某作如此說初勝近世人硬裝一往事說得來窒礙費力錄視其可否而應之者

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致精一而叩之者蓋我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錄

初六發蒙利
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

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脫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說了桎梏

方可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

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此一卦緊要九二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

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爻為治蒙之主時舉

纂註 蔡氏曰婦五也以剛柔相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

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

挑之若魯秋 附錄 問不有躬曰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

胡之為者 附錄 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不曾理會得若

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 纂註 蔡氏曰金夫二也程子曰

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賀孫 纂註 三正應在上舍而從二是

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 愚謂勿用取无攸利實戒

金說而從之不能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占者之言若六三之人自

占得此則知其見弃於人者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

若是亦可内省而自改也 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

剛明之德而親 近之則可免矣 纂註 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徐氏曰陷二

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 愚謂童蒙良少男象卦辭

五應剛中之二大甲成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治蒙過剛

王之於伊尹周公是也 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

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附錄 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

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

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七十五棒則彼亦无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

而反害人矣 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疾病醫者用藥對

病則彼足以病而我亦得為醫者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

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无害備

纂註 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而在上

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為瀆而至於擊蒙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

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

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

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

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附錄 問乾陽上進之物前

易附錄卷一

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
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致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
般時節當此時只當安以待之爾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

纂註

劉壽翁曰五
剛實在中有

孚也柔不能陷光亨貞吉 愚謂卦辭取涉川象凡八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
也利涉大川剛健不陷也 中孚需乾方遇坎健足以行故云利涉訟 乾已
過坎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二卦取乾坎象又訟與同人 互巽及有離象蠱
與大畜 互震皆取木象益 兼取震巽木象中孚 取巽木行兌澤象渙
皆取巽木行坎水象而二卦又皆互震木象又自蠱而下卦體或四爻或五爻
皆有虛舟之象焉以是知文王取涉川象大槩有見於乾坎震巽中孚之兌同
人之離至若大畜之艮非所取義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
遠之

也爻取涉川象凡四已見卦圖中 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
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纂註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
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

若將終身焉乃能用恒也雖不
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恒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
於險矣

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
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纂註

程子曰坎為水
水近則有沙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
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纂註

蔡氏曰泥迫
水矣寇坎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
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
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附錄

問程傳謂穴物之所安如何曰穴是陷處
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

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
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纂註

蔡氏曰血穴皆坎象
三剛進逼故有傷

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
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也

附錄

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别无作為只有
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貞方吉淵

正也凶 愚謂酒
可知矣 食坎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
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

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
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附錄

通論需訟諸卦 福州劉昭信易說云見險而止
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

其變為蠱近解多引之個又曰能安其分則
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此是說對卦淵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
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
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

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

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
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之於身亦若此備九二正應在
五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淵

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附錄 爭辯攻責也如今訟人攻
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
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
初

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
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輝

謂柔小亦柔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
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
矣

附錄 徐氏曰歸而逋逃退處卑小可无災眚所以示屈服之意也苟逋避
不敵猶處大邑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
據防請後

豈理也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
故守舊居貞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
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

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附錄** 問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
此否曰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

木傳辭是第二節話淵食舊德句貞句厲句終吉句淵 **附錄** 程子曰舊德
謂處其素分

愚謂三坎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
渝變其心安處於貞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訟句復即命渝句安貞句吉易辭只是元排幾句在此
伊川作變其不安貞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 **九五訟元吉**

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附錄** 此文便似坤六二爻有占无象
蓋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淵

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
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二不克訟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四不
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五聽訟元吉上雖有鞶帶之錫而不
免有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

之意故彖曰訟不可成也曰然錄 **附錄** 馮氏曰或者未必之辭訟雖獲勝所
喪况未必有得乎甚

言訟之不可終極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
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
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
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

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來好方得无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師之道既已正了

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淵蔡氏曰丈人二也吉無咎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

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

言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問伊川訓輿尸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

是也坎為輪輿也坤為衆尸也六四師左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也坤為衆尸也六三遠矣故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其占如此後世其愚案春秋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舍而宿仁深矣也與次于郎之次同兵法前為右後為左故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

左則知師以右為重左蓋不用之地也四左次與明夷四左腹同坤體之下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

於凶也附錄問易爻取義如師之六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淵程子曰五與師之主故言與師任將之道變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若禽獸入田

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弟子非長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上六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不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

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附錄先生說舊時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可及小人今思量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更勿用他與之謀議計畫耳漢

光武能用此道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

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病弊曰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別有以處之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義方思量得未曾

本義
坤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得之者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此而反觀

附錄 問比卦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之爾

原筮元永貞也有開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此云先夫則彼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砥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

之義
纂註 徐氏曰夫五剛也後夫謂後乎夫上也上居卦終比

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專誠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又二為蒙主而當下卦故曰初五為比主而當上卦故曰原所以不

同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宜吉
比

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
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附錄 終來有宜說將來似顯比

應故言有他蓋初與四皆陰无應而五顯比

在上惟積誠意以比五終來必得比而吉也

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

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

其人之象其占大

凶不言可知矣

附錄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

上為比之无首為

比之匪人也時舉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貞吉

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親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凶陰柔居上无以下凶之道也

纂註

徐氏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象皆比

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之象豕既言後夫凶此又言无首凶則凡比所
當比而懷私顧戀不能早從而至於凶者必矣
○愚謂徐說與本義微異然以
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之辭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
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上自相為比而不比五也如是則上六
无首凶正與豕辭後夫凶應亦足以發本義未發之旨或謂前禽指三與上三
居內卦之前而比之匪人上居外卦之前而比之无首皆為失前禽之象亦通
故并備之

巽上

小畜亨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

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
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
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
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羗里
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附錄 問此卦是
順畜君子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
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
也得不可泥定專說時舉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他底那兩
爻自牽連上來淵小畜亨是說陽緣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

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
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
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兩者陰氣盛凝結得密故温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
得密了氣鬱不通四面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上往
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畜

纂註

蔡氏曰密雲四也我亦謂四西郊陰

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矣時舉
而不雨程子曰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則不
能成雨雲雖密而不雨者自我西郊故也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
主○愚謂陰陽和洽則散而為雨陰少則陽氣泄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
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包二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自二至
四互兌故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

稱西郊 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

附錄

問此文與四相

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與復卦
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道路
上去如无往
不復之復淵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進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

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

附錄

先生說此

故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他畜止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正室方得輝

纂註 蔡氏曰夫

九三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三也妻四也三睨四而非

正反為柔制故至反目

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異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

○愚謂血陰傷象揚

故象如此占者有孚誠得陽

剛之助可免傷懼而无咎矣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學固用富厚之

附錄

問本義云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

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淵問小

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

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同巽之體故助之也銖總論泰謙爻富

以其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

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附錄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

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

深矣

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貞亦危月幾望便虧君

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淵

矣尚德載不至于脫輻也婦貞厲不至於反目也畜道之大成也程子曰婦貞

厲謂以陰畜陽以柔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而能安者乎丘行可曰妻者齊也三反目則稱妻言相敵也婦者順也上既

雨則稱婦言相順也總論六爻蔡氏曰小畜下三爻受畜者也上三爻為畜者

也四柔下畜三剛本難也而得五與合志故畜得住五又得

四為畜主四五相與而後能畜至上九則小畜之道成矣

象婦異象婦之所尚在於德之能載今乃居上而以畜制為事當小畜之時雖

為得正亦危道矣月陰象幾望陰浸盛而敵陽此時君子亦不可以有行也尚

德載婦貞厲此為妻占月幾望君

子征凶此為夫占君子對婦言也

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

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

他尾故於卦之三爻發虎尾

附錄

履卦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

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

纂註

蔡氏曰兌有虎象三為兌

以三履四以乾剛強為虎而四為尾也

附錄

終故曰尾此一說也

又兌位西乾位西北由西而北兌正履乾後以柔履剛是亦為履虎尾之象然

則彖辭乃文王所作

初九素履往无咎

其發後天卦旨歟

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

則彖辭乃文王所作

其發後天卦旨歟

而无
纂註 程子曰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
咎也
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
躁而求動求去乎貧賤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
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
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願耳若
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

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
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附錄 道即路也伊川
說履道坦坦處

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
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
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纂註 蔡氏曰
眇能視象巽為股兌為毀折故有跛能履象兌終有虎尾象兌為口有噬人象
互體巽為躁卦武人以之故
○愚謂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剛
巽之初亦曰利武人之貞
○有武人為大君之象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
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
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温厚陰之氣嚴凝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

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
○愚謂卦爻之辭取履虎尾象凡三
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卦辭不噬人亨九四愬愬終吉獨

六三噬人凶者蓋卦辭統論一卦之體爻則逐爻取義以卦言則兌以和說而
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噬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
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噬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
九五夬履貞厲
五
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
為夬決其履雖使得貞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貞而危為戒深矣
附錄 夬決
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叔重問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此
是指九五而言然爻則云夬履貞厲與彖相反何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
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
纂註 程子曰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
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時舉
其剛決而行者也知此則雖得正猶危
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
下之議雖蒞堯之微必取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
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
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附錄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
底則大吉若是半截时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
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
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附錄

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

道夫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眠朋比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

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纂註蔡氏曰荒遠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勇者包荒所便朋亡意只如此念成

至遠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朋類也包荒與不遐遺似而不遐遺實也用馮河與朋亡似而朋亡廣也其於地則无所不周於人則无所不用所以為泰也尚與

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之六附錄交惟此以剛居中故備泰之道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

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附錄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艱難守貞則

无咎而有福附錄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

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握不至如天

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

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銖勿恤其孚只

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義剛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砥

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可曰字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

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為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

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

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

不戒以孚附錄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富者皆陰爻也

也陰虛陽實故凡言附錄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纂註徐氏曰先儒有言從善如登從

惡如崩言為善之難而從惡之易也善陽也惡陰也陽性固升亦必引翼扶持而後進陰性本下不待招麾呼號而相與就下已有不可禦之勢矣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附錄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

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纂註愚案泰六五與歸妹六五爻同有帝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乙歸妹之辭或曰泰三四爻互易則為歸妹泰之五即歸妹之五也故其辭同如无妄大畜說牛損益說龜夫姤說

臂无膚既濟未濟說鬼方此皆是反對卦爻取義无妄之三即大畜之四損之

五即益之二夫之四即姤之三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是或一例也亦通故併記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附錄 城隍邑皆土地坤
纂註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頽圯復反于隍也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道既泰忽安逸而不戒卒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文之義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貞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

纂註 劉氏曰否塞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而君子之貞不可无道至死不變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然後足為君子

附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貞不貞淵
六三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是箇包承也

附錄 包承也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許多承順底意思學蒙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纂註 蔡氏曰包者爻之柔承者位中而應也大人五也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不失則身雖否而道自亨也
附錄 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他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他做得不好事只得慚惶更不敢對人說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附錄 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復之義言陰陽往來泰否反復天運固如此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解傳所云

附錄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否无不泰當泰將否之時若是有手段底則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也

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得學蒙銖問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係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係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纂註程子曰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非是其亡其亡而又係于苞桑也纂註天下之否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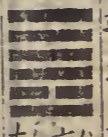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附錄

總論六爻

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便說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上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淵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少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纂註程子曰物理極而必反故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否道傾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又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

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纂註蔡氏曰野曠野之地乾象也利涉大川乾健離虛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必大纂註蔡氏曰門二也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象丘行可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砥銖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歎密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纂註蔡氏曰宗謂二與九大凡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趨凶

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

見攻故 **附錄** 九三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

有此象 為剛盛而高三欲同二懼五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五剛不

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 錄問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

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

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 **纂註** 程子曰卦惟一陰諸陽皆欲

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必大 剛強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中懷惡而

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與此文深

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 愚謂戎兵戎離象三居上卦之下有伏象 **九**

以不敢發故未至於凶也 居下卦之上有升高陵象位三有三歲象 **九**

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

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 **纂註** 蔡氏曰墉高處即四近五之地乘其 **九五**

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墉才剛欲侵五也弗克攻志弱也 **九五**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

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 **附錄** 錄問二五

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附錄** 同心為三

四所隔故先號咷師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

克相遇則後笑曰然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遠但荒僻無與同爾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遠但荒僻無與同爾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遠但荒僻無與同爾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遠但荒僻無與同爾 **附錄** 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纂註程子曰古之能謙九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纂註愚謂三居互體坎中故稱勞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

故文辭與卦同 **六四无不利撝謙** 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纂註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纂註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

之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附錄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

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

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又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文蔚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

征己之邑 附錄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 愚謂謙

國而已 附錄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 愚謂謙

交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

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良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九四一

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 纂註蔡氏曰侯震也震為長子有君道故屯利建侯

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纂註亦取震象師坤也易言用師皆取坤象丘行可

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纂註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

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纂註程子曰鳴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

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

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 纂註蔡氏曰坤體居中靜之至者又與四无係介然

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纂註自守不流於豫石者安靜之象故取以為象程

子曰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惟六二中正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

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于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於豫樂

纂註程子曰古之

人有當之者

故稱勞謙

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

更當發

揮其謙以示不

敢自安之意也

纂註程子曰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

六五

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

言侵伐行師曰老子言大國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

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

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又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文蔚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

征己之邑 附錄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 愚謂謙

國而已 附錄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 愚謂謙

交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

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良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九四一

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 纂註蔡氏曰侯震也震為長子有君道故屯利建侯

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纂註亦取震象師坤也易言用師皆取坤象丘行可

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纂註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

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纂註程子曰鳴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

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

四而下溺於豫未曉曰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道夫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附錄 徐氏曰大剛也一剛由豫猶言由頤淵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

轉天下之危為安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學蒙

纂註 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眾柔丘行可曰盍合也簪聚也簪

筭屬所以聚髮也卦五柔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為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大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纂註 程子曰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

制於下疾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故云貞疾恒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

纂註 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

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纂註 丘行可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其位上逼六五有權臣處君側之象故本文謂

之由豫以眾陰由已而豫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則鳴豫凶三比則

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同震體亦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焉惟六二一

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此徐氏

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

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

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

能隨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利貞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

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

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實纂註 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

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

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

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貞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附錄 問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貞便吉不貞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便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

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應故其象如此凶

附錄 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是淵

纂註 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各可知不假言矣

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

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

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纂註** 程子曰四亦無應無隨之

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悅以遂所求乃小子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

乃正事君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

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凌於五故雖貞而凶唯有所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九五孚**

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其吉宜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而言岐山在西凡十祭山川 ○ 愚謂當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後能

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 有立故三陰爻皆言係取依係於人而能立之象如是則一卦取

陰隨陽之義為多 **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

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

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

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矣 **附錄** 上頭

管剛下頭底只管要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下卑巽而上苟止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必大血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積畜到那

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天 **纂註** 程子曰既蠱則有復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治故言元亨淵 **纂註** 治之理自古治必因

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則能致元亨也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

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

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 **初六幹** 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成而弊已生矣

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榦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

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附錄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 **纂註** 程子曰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 子幹父

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九二幹母

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甲而尸尊事自當兢兢畏則可以終吉九二幹母

之蠱不可貞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附錄

幹母之蠱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程傳是植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九三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

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附錄

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

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

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為寬裕以治

往則見吝戒占附錄三四兩爻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

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

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以見聖人

之深劉壽翁曰強以立事為幹息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附錄

戒錄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息柔者

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

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

此幹蠱可致聞譽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下應九二陽剛之臣故其象占如此

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

君雖柔弱之資若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

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附錄

者也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柄問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事則其占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

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徐氏曰陽剛居上

或入則其志貞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錄下無應與又居艮

體在事之外故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程子曰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

潔自守不累於世務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

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

前事既壞後事必飭猶父沒則子當繼之故取家事為象然為家之道貴剛柔

得中過於剛則悔過於柔則吝故九三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愚謂蠱

六五上九或位剛爻柔或位柔爻剛剛柔相濟皆得治蠱之道者也

以父母取象者家之蠱乃前人已壞之事卦之蠱由巽艮而成則巽艮有父母致蠱之

象矣爻則逐爻取義故皆以子幹蠱為言上獨不取子象者以幹至五而用譽

无復蠱之可幹故又取不事王侯之象諸爻中幹父者凡四幹母者

惟一又見母道巽順循為未害爻乃止而不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

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

附錄

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逼近者皆

謂之臨曰然學蒙問八月有兩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

附錄

蔡氏曰臨與漸

反臨為建丑之月則建未之月也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程子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四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

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

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附錄

附錄

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砥

纂註

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兌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邪

佞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利也能

六四至臨无

咎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

附錄

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砥

六五知

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上六敦臨吉

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上六敦臨自至臨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

之敦復上六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象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內卦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砥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

顯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戒占者

附錄

問

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愛君子兮不敢言正是
 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
 忘也學蒙問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
 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備伊川云
 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
 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化而更不待
 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盟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盟滌而不待乎
 薦享有孚已自顯若故柔曰下觀而化也賀孫問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
 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
 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銖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
 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
 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一思謂此卦四
 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六文之觀皆平聲備陰長一陽消
 名卦繫辭雖取他義而初則稱小人且致戒於君初六童觀小人无
 子五上皆稱君子无咎崇陽抑陰之意爻尤可見初六童觀小人无
各君子各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
 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
 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
 如此丈夫得之 **纂註** 徐氏曰闕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 **六三觀**
 則非所利矣 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闕觀之象

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

六四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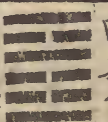
其占為利於朝觀仕進也

纂註

程子曰

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
 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
 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聖明在上則懷抱才
 德之人皆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
 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古者有賢德之人則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則謂之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 **上九觀**
 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上九觀**
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
 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附錄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若呂光祖砥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
 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
 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
 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觀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自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備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
 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備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於君子有陽剛之德
 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不當得此爻銖總論六爻問觀六爻一文勝似一文豈

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意思學蒙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

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纂註

程子

曰聖人以卦象而比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其間故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誠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至於一國一家至於愚謂易六十四卦彖辭惟噬嗑萬事所以不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囚之象明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咎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纂註

蔡氏曰履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初象滅趾謂受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纂註

蔡氏曰以六居二故曰噬膚鼻體之中正者也乘剛非六二所安故又取滅鼻為象

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為服為噬

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附錄

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帶骨者

與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貞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問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

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却須是大切要底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纂註

程子曰在

為愚案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善○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不自服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與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肺者也黃金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

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附錄

總論四五兩爻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

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附錄

總論四五兩爻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

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處之

蔡氏曰貞位正也厲乘剛也无咎得當者以柔治剛不至乎過也

極罪大凶之道也
纂註 上二爻受噬者也為噬故爻辭皆稱噬受噬故爻无噬辭丘行可曰初過小而在下故履校滅趾為用獄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獄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然卦才剛柔不同噬之難易亦異二以柔居柔於象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剛柔得中於象為噬乾肉比噬膚則難矣三柔中有剛肉藏骨之象故曰噬腊肉比乾肉又難也四剛中有柔骨則難矣三柔中有剛肉藏骨之象故曰噬腊肉比乾肉又難也四剛中有柔骨

聯肉之象故曰噬乾肺肺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別也

然二滅鼻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者言治獄之道當致謹而不可輕也

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柔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之柔爻取象有不同如此爻中稱腊稱乾皆離象故說卦曰離為乾卦

三 離下 貴亨小利有攸往 貴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

纂註 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貴飾之也貴以剛利有所往 柔往來交錯為文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為質於內而柔

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 初九貴其趾

故亨坤柔為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

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

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眾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貴也

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

而動有實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九三 貴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

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曰濡如坎剛中心亨故永貞吉

六四 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

寇婚媾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貴者乃為九三所非為寇者也乃求婚

購尔故其象如此

附錄 此爻无所貴飾其馬亦白 愚謂馬震坎象皆取

如言九三求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六五 貴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之主敦本尚實得貴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問敦本尚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貴取貴飾之義他今却來貴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貴之時若是鄙吝然却得終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砥六五是止

附錄 中為貴

體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貴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砥問或以
 幾爻為盛多貌曰非也幾幾者淺小義凡淺字箋字皆從幾字人傑幾幾是狹
 小不足之意六居尊位却如此數本尚儉便似嗇吝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愚
 是吝却終吉此在貴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貴和束帛之類都沒了○案
 子夏傳云束帛五疋為
 東三玄二纏象陰陽也
 上九白貴无咎
 貴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
 盛之終則歸於白貴勢當然也備
 附錄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
 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

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
 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剥自下起滅貞則凶
 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纂註
 象剥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蔑无也貞正也謂上剛
 初去上最遠剥滅于下而自失其正故
 曰蔑貞陽不可无也蔑貞凶矣故戒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牀辨
 幹也進
 附錄
 問剥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貞道凶
 而上矣
 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

但此文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纂註
 孔氏曰辨謂牀身之
 下足之上分辨處也
 六三剥

之无咎
 眾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失其黨而從
 纂註
 程子曰三處剥之道
 為无咎如東漢呂強

是六四剥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
 六五貫魚以宮人

寵无不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有五為眾陰之長當
 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纂註

程子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
 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

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一陽在上眾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張舜
 元曰柔得尊位眾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南軒張子曰

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主不取君義者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剥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
 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眾陰所載
 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

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
 附錄
 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獨留於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

子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

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

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

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文則為君

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

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此是自剥其

廬舍无安身處眾小人托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剥了是自剥其廬舍便不成剥

了淵總論剝復二卦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復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時亦每時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幹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陽生逐漸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寓纂註蔡氏曰君子謂剛也與者在下載上之物謂眾柔也主剛而言則一剛謂剛也主柔而言則眾柔下進而剝剛故有小人剝廬之象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文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案朱子云陽無可盡之理說得其精且以卦配月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又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或問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竊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絕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文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

亦不是深奧事但伊川欠幾句說漸漸消漸長之意故今人做一箇大事看道夫問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今以夫乾姤推之可見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附錄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及老亦莫不然賀孫如人胞胎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從十月積起至冬至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陔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

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剛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必竟長將次漸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祇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纂註 蔡氏曰出謂由剝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義淵 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 ○愚謂出入朋來復義无疾无咎亨義七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 來復論陽之長也猶八月有凶論陽之消也七八皆取爻義論其消日月者幸其

消之遲論其長曰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出入无時是此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 **附錄** 心豈知雞大易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向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復齋偶題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眾惡所遏底意思學蒙問一陽復在人

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時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 **纂註** 程子曰復為反善之義失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淳

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 **附錄** 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備 **六三頻**

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 **附錄** 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備 **六三頻**

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 **六四**

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六四**

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 **六四**

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 **六四**

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而見之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 **六四**

之時敦復之象 **纂註** 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繫繫而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 **六四**

无悔之道也 **纂註** 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故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 **六四**

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 **附錄** 過而能改則亦有可以進善 **六四**

往而不凶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祇 **附錄** 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 **六四**

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動一靜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 **六四**

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无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 **六四**

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 **六四**

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 **六四**

以詔无倦復卦贊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 **六四**

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不窮豈假夫既消之 **六四**

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 **六四**

身附錄纂註卷一

身附錄纂註卷一

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爾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復齋記通論復始二卦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感興詩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消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夢孫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否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運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箇大底物須大着心會着不可拘一不通也通論復艮二卦復卦便是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底意思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賀孫復卦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由內作蔡氏曰迷迷失也位亢而獨遠乎剛不能自復者也南軒張子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亡家

纂註

程子曰災天災自外來皆已過

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總論六爻立行可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六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三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之敦復自考是也初為明睿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跡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沉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

三三

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附錄无望字出春申君傳正合无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備直卿云說實理字又說自然字便有精處在且如天命流行祇有箇自然底道理不期然而不能不然者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是一自然之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以不利於貞不

纂註

看來微有不同爾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皆是過誤致然善言皆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備皆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砥

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言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初九无妄往吉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異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有一般時節都不須作為祇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菑畲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

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

六三无妄之災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

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附錄 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預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无悔咎故橫渠云不可避各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

劉壽翁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愚謂牛離象初至四似離繫良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止象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

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其窮極而不可行爾故其象占如此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

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

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畜卦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柔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

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

三言也故爻惟九三有利貞之辭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即利有攸往之義卦辭惟九三爻當之大畜以艮上乾得名而自利貞以下則皆取乾上進行健之義

大抵易窮則變畜極則通名卦所主雖在於初九有厲利已乾之三陽為良所止畜而封辭則不專取畜義斯其所以為易也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九二輿說輹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

進有此象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三以陽居健極

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時舉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為陰

附錄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又曰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二一爻自進爾銖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馬之壯蔡氏曰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

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愚謂良馬乾象說卦稱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夫剛也乾為馬蓋括此爻之例也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

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纂註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於初童牛而加牯則元吉也○愚案詩傳云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

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牛離象三至上以離童良象牯良止義大畜之六四在無妄則為六三故無妄稱或繫之牛而大畜稱童牛之牯皆於離良取象與義也六五豮豕之牙吉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

故其象如此占雖纂註程子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吉而不言元也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繫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

惡自止也王氏曰豕去勢曰豮蓋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豮豕曰豮攻其特而去之曰豮畜極而通豁達無礙故其象占如此附錄多忽然爆開來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人傑通論大畜之旨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任大畜則以艱取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為力易五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爾銖

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貞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身之術皆得貞則吉也附錄問本義所養之道與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者是也學蒙頤須是

震下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

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者是也學蒙頤須是

貞則吉何以觀其貞不貞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初九舍爾靈龜觀

我朵頤凶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

養之道而溺於○愚謂爾我若作四與初言謂初自六二顛頤拂經于

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

于丘頤為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

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貞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

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則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

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吉○愚謂勉齋所讀六二爻句雖與本義不同然證

與五同而吉凶異者此又係兩卦體蓋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

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丘頤指上艮為

象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

貞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徐氏曰十者數之終十年勿用六四顛頤吉虎視

耽耽其欲逐逐无咎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

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附錄**銖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求

者必无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纂註**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

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銖○**纂註**靜以待養於初故吉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

六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

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銖五陰柔之才但

守貞則吉故不○**纂註**通論豫六五立行可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平

頤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迫於強臣故也然頤五承上九由頤厲

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

吉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

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眾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

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

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附錄**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

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各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無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附錄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

其過尚馮氏曰藉以初言茅以六言取以柔乘剛之象**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

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橈者非

重故象橈而占凶○愚謂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獨九三當之三其致橈之由者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以陽居陰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他則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愚謂老婦上也士

老如此无足稱矣故无譽五乃二之反故二五象占皆相反

上六過涉滅 華榮於上也取上得柔象非五求上乃上求五故无咎然婦

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亦如此

附錄 象曰不可咎也其謂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

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吝九五以士夫為老婦所得但能无咎亦不

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這

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

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之時

做大過底事當小過之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大過不是事之

過只是事之平常乎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

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

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

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平事而不過乎理也輝又曰易傳道无不中无

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

須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又曰四陽在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

過這兩卦蔡氏曰涉以兌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凶亦

曉不得祇多矣總論六爻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

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

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而上

為過步 愚謂過有過多之意大小則以陰陽言大過陽多於陰而稱大小過減頂也 陰多於陽而稱小然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者以陽自內而過者為主陰自外而過者為客亦內陽外陰之微意又嘗細觀之大過兌巽之合陰卦多陽者也小過震艮之合陽卦多陰者也不以三畫卦論陰陽者蓋主全體為言爾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問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

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附錄 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這事理透了處斷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碍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又云不特看文字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裏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事 纂註 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上心便黑暗 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嘉尚謂有功也不然則常在險中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重險之下其陷益 纂註 程子曰窞坎深故其象占如此 中之陷處 六三來之 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 愚謂小指陰言一剛居中兩 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陰附此故有求小得之象

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窞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之往也進退皆有險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 枕便如枕 愚謂險下險也且枕又枕乎上險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 頭之枕砥 下坎將終而上坎繼之故有此象

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中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 附錄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砥又曰今人硬作貳簋故其占如此 其實无貳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自強為一說无來歷不是聖賢言語矣蓋卿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季札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淵或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以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是時舉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九五坎不盈祗既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

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其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祗字他无說處看來亦然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他祗 上六係用

亦然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他祗 上六係用

微纒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微纒釋文云三股曰

微兩股曰纒

皆索名錄

徐氏曰微纒叢棘皆坎象

程子曰上六以陰柔居險之極

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叢棘如今之棘寺云

三三

離上

離利貞吉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

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附錄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麗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刺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且如亂字又喚做

治淵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曰然砥

纂註

程子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

虛則為明義其

愚謂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象為火為日

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為馬坤為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

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初九

履錯然敬之无咎

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也

六二黃

履錯然敬之无咎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履錯然敬之无咎

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

戒占者宜如是也

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特借中

附錄

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

得其正特借中

愚謂二中正故元吉五中而不

而包正耳時舉

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

如是

附錄

叔重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

日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

纂註

蔡氏曰日離象昃也下體之極明將衰也

臨時自不能安耳時舉

纂註

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羣之嗟當衰而哀

也夫有盛必有衰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理之常也明智君子亦惟

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生死動其心而不能順其常者也故凶

愚謂

記七

十曰羣左傳云天子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

繼之時

而九四以剛迫

附錄

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之故其象如此

纂註

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剛躁而不中正突

如弗戢自

纂註

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又承六五陰柔之君有剛盛陵燂之勢

焚之意淵

纂註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

氣焰如焚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

必被禍害故曰死如眾所棄絕故曰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

吉

纂註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

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
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總論二五爻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
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總論坎離蔡
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之時
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

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无
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總論坎離坎象為陰水體陽
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

陰者也離象為火火體陰而用陽蓋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時舉水質陰而
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
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
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砥
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五惟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折取也首尤魁
也醜類也然出征之道不可恃剛太過惟折取其魁首執獲其非類而已所謂
穢厥渠魁脅從罔治也故无咎又
曰離為甲冑戈兵故有征伐之象



周易上經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